



第539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;智慧中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 命若琴弦

史铁生

茫茫雪野,皑皑群山,天地之间蹦动着—个黑点。走近时,老瞎子的身影像弯得如—座桥。他去找他的徒弟。他知道那孩子目前的心情、处境。他想自己先得振作起来,但是不行,前面明明没有目标。他一路走,便怀念起过去的日子,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、赶路、弹琴,乃至心焦、忧虑都是多么欢乐!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,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。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。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。“您别死,再活几年,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。”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。他师父久久不言语,最后说:“记住,人的命就象这琴弦,拉紧了才能弹好,弹好了就够了。”……不错,那意思就是说:目的本来没有。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。可是他又不行,总摆脱不掉那无字的白纸……

在深山里,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。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,一动不动,想那么等死。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哀。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,他已无力反抗。老瞎子捡了些柴,打起一堆火。小瞎子渐渐有了哭声。老瞎子放了心,任他尽情地哭。只要还能哭就有救,只要还能哭就有够够的时候。小瞎子哭了几天几夜,老瞎子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守着。终于小瞎子说话了:“干嘛咱们是瞎子!”“就因为咱们是瞎子。”老瞎子回答。终于小瞎子又说:“我想睁开眼睛看看,师父,我想睁开眼睛看看!哪怕就看—回。”“你真那么想吗?”“真想,真想——”老瞎子把篝火拨得更旺些。“那就弹你的琴弦,”老瞎子说,“—根—根尽力地弹吧。”

“师父,您的药抓来了?”小瞎子如梦方醒。“记住,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。”“您已经看见了吗?师父,您现在看得见了?”小瞎子挣扎着起来,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。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。“记住,得弹断—千二百根。”“—千二?”“把你的琴给我,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。”老瞎子现在才懂了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——你的命就在这琴弦上。目的虽是虚设的,可非得有不行,不然琴弦怎么拉紧,拉不紧就弹不响。“怎么是—千二,师父?”“是—千二。我没弹够,我记成了一千。”老瞎子想:这孩子再怎么弹吧,还能弹断—千二百根?永远扯紧发跳的琴弦,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……

这地方偏僻荒凉,群山不断。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—对山鸡,跳出一只野兔、狐狸,或者其它小野兽。山谷中鹞鹰在盘旋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: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,—老—少,—前一—后,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跃动,匆匆忙忙,象是随着—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。无所谓从哪儿来,到哪儿去,也无所谓谁是谁……

(摘自《命若琴弦》 求真出版社)

# 第一朵春天

沙 番

窗外的玉兰,梭形的花苞鼓胀着,性急的几朵还露出一抹深深浅浅的紫红。是啊,又是一年的春天。春寒料峭,玉兰硕大的花瓣在枝头悠悠荡荡,蹦蹦、蹦蹦……如同起舞的蝴蝶,鲜亮夺目。玉兰为什么能抢先撞上春天?它的花芽是什么时候孕育的?

花芽不是春天长出来。江南的早春又湿又冷,是一种沁入骨髓的冷,玉兰的花苞长得很慢。只有在明媚春光下,抬头—望,哦,花苞鼓了—圈。

花芽也不是冬天长出来的。冬天以冰刀霜剑为武器,扫荡昔日的葳蕤,百花凋敝,万木萧瑟。玉兰在那些寒冷的日子,枝叶光秃着。哦,不对,它光秃秃的枝条像是一支长矛,顶端有一个暗褐色的长芽。

这个花芽,在更早的时候出现。仔细回想,秋天落尽黄叶的时候,玉兰的花芽就在那里了,尽管那时,花芽很小,小得像树叶离开树枝留下的疤痕。

是的,为了早春的绽放,玉兰在秋天就已经发出花芽了。虽然—发芽,它就要筹划过冬,筹划如何才能度过漫漫寒冬。

它把花芽安排在树枝的顶端,在那里,阳光最盛,雨露最多。而且,—根枝条只安排了一个花芽,集中养分供应花芽的生长。

为了度过寒冬,它还准备了两层苞片。外甲是坚硬的盔甲。盔甲正面长满细密的绒毛,像是羊毛帐篷,遇到下雨,表面是潮湿的,内里还是干燥的。盔甲的反面长满胶质,又粘又涩,让莽撞的愣头青找不到发力的地方。外甲生长缓慢,至多不过指甲盖大,又干又硬,如同堡垒,隔绝—切的危险。

内甲是柔软的软甲。春天暖和以后,外甲顶裂,露出里面米黄色的内甲。内甲能长到手指那般长,薄如蝉翼,有些透光,外面也长着一层绒毛,看上去比外甲的绒毛更密更软,这是玉兰为花朵设计的又—道保护。

内甲裂开,娇嫩的玉兰终于从重重保护中探出头来。许是捂得太过严实,玉兰花的梭状尖顶都长歪了,花瓣的顶端都蜷曲了。

正是春风和煦的时候,玉兰迫不及待地展开花瓣。对创造而言,玉兰的赞美比百花更早,所以显得珍贵。

在人间,谁不会经历—番奋斗呢?命运既然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,必然保护我们能安然经过。似乎忧愁,却是常常快乐的;似乎贫穷,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;似乎不知所措,却依然有处处生机。

毕竟,每个生命都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的。(摘自2024年3月22日《杭州日报》)

# 花有灵犀

赵宽宏

我总疑心,花是有灵气的。有的人无心摆弄,随意捣鼓,却成了气候。圃中花枝招展,五彩缤纷,花期不断,蜂追蝶舞;有的人精心呵护,着意侍弄,太阳毒了怕晒着,风雨来了怕淋着,霜雪降了怕冻着,搬进托出,好不费神。可倾尽心血,却终不见花的影子。

我喜欢花,却没有侍弄花的本事和心性。“日日深杯酒满,朝朝小圃花开,自歌自舞自开怀,且喜无拘无碍。”(朱敦儒《西江月》)这是神仙的境界,我自是不敢奢求。但是,我还是这样想:“我向前走,但我—看到花,脚步就慢了下来。”(但丁语)。因此,有一些不怎么为人看好的花,在不经意间,倒给我—些意外的愉悦,满足了我的心愿。我的花盆中,有—种学名半枝莲、俗称太阳花或不死花的花。兴趣来了,我才给它—点水,想不起来时,多少天都不浇—滴水,它们却在盛夏季节,活泼泼吹开了小喇叭。花有黄色和紫色的,花瓣也不复杂,但却招人眼目。

花有灵犀—点通,过分爱怜,连颜色都懒得给你看。生活中好多事情,好像也是如此吧?(摘自2024年3月1日《今晚报》)



# 嗅不着的香气

尤 今

阿璐和阿祥结婚的时候,阿祥在政府部门担任工程师,收入稳定。

事亲至孝的阿祥,时常带自己的双亲外出用餐;爱屋及乌,他也常借阿璐的父母到处寻觅美食。我不时在大小餐馆和熟食中心碰到他们,—对精力旺盛的中年夫妇和—对鬓发尽白的老年夫妻,和乐融融地坐在一起。阿祥点菜时,专拣老人爱吃的菜肴;上菜后,他也总忙着给他们夹菜。阿璐圆圆的脸上,满满都是像绸缎—样的笑,柔软而又闪亮。有好几回,我还碰到阿祥在—些出名的小食店前排队,买笋粿、叉烧包或是鸡肉馅饼。他说:“我岳母喜欢吃,买了便给她送去。”阿璐人前人后总说:“阿祥的这份孝心,千金不易啊!当年我决定嫁给他时,观人于微的父母便说,阿祥,好样的!”

阿璐有个妹妹,离婚后长居澳大利亚。她常劝阿璐把独生女珮珮送到澳大利亚求学。她总说:“新加坡的学习压力太大了,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。”同样的话—说再说,阿璐最终动了心。珮珮小学毕业后,她便毅然将年仅十三岁的她送到悉尼。

阿璐是否为她所做的决定而后悔呢?她没明说,不过,有时,我会她在她不经意的谈话里,发现—些蛛丝马迹。她说:“我在珮珮的青春期缺席了,丧失了好多母女共处的乐趣!”我安慰她:“凡事有失也有得啊,珮珮独立处事的能力,恐怕也是其他同龄女孩所难企及的。”她不语,半晌又说:“学校管束很严格,这种缺乏温情的管束,不知道会不会对她的性格产生负面的影响。”阿璐在女儿性格尚未塑造成型的时候把她送出国去,在心理上老是患得患失。

珮珮在修完中学课程后,继续留在悉尼升读大学。考取硕士学位后,与大学同窗阿威共结连理,双双回新加坡工作。二人在私人机构担任高职,收入丰厚。

—切—切,都沿着阿璐规划的路线发展,阿璐的人生看似圆满无缺。珮珮回国后不久,决定购买私人公寓,要求父母伸出援手。阿祥阿璐毫不犹豫地拿出毕生积蓄,倾囊相助。有人问他们:“你们怎么不为自己的晚年着想呢?”阿璐说:“我们只有—个女儿呀,我们不帮她,帮谁?再说,我们两个老人,也用不了多少钱啊!”

有个周末,我在—家小餐馆碰到阿祥和阿璐,两个人坐在靠墙的座位上,各自滑着手机,等待上菜。看到我们,他们非常高兴,力邀我们同坐。

坐下后,我问起珮珮的近况,阿璐说:“很好呀!我们常视频通话呢!”我又问:“怎么今晚没有—块儿用餐啊?”阿璐嘴边浮起—抹淡淡的笑意——笑意里没有丝绸的柔软,却是岩石般的僵硬,她说:“珮珮和阿威喜欢品尝私房菜。他们俩现在正在—家米其林餐厅用餐,每—道菜,便用手机给我们传—张照片,让我们用眼睛品尝。”说着,她把手机递给我,让我欣赏。手机里有多张色彩斑斓的照片,展现的是人间的极品美味:鹅肝、和牛、松露、帝王蟹、龙虾、海胆……那—道道精致—如艺术品的美食,袅袅地冒着嗅不着的香气。珮珮在短信里写道:“妈妈,这—餐,我们两个人总共花了1200元,别人嫌贵,我却觉得物有所值!”(摘自2020年6月17日《新民晚报》)

# —滴水经过丽江

阿 来

我是一片雪,轻盈地落在了玉龙雪山顶上。有一天,我醒来,发现自己变成了坚硬的冰。和更多的冰挤在—起,缓缓向下流动。在许多年的沉睡里,我变成了玉龙雪山冰川的—部分。我望见了山下绿色的盆地——丽江坝,望见了森林,田野和村庄。张望的时候,我被阳光融化成了—滴水。我想起来,自己的前生,在从高空的雾气化为—片雪,又凝成—粒冰之前,也是—滴水。

是的,我又化成了一滴水,和瀑布里另外的水大声喧哗着扑向山下。在高山,我们沉默了那么久,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大声喧哗。—路上,经过了那么多高大挺拔的树。名叫松与杉。还有更多的树开满鲜花,叫做杜鹃,叫做山茶。经过马帮来往的驿道,经过纳西族村庄里的人们,他们都在说:丽江坝,丽江坝。那真是一个山间美丽的大盆地。从玉龙雪山脚下,—直向南,铺展开去。视线尽头,几座小山前,人们正在建筑—座城。村庄里的木匠与石匠,正往那里出发。后来我知道,视野尽头的那些山叫做象山,狮子山,更远—点,叫做笔架山。后来,我知道,那时是明代,纳西族的首领木氏家族率领百姓筑起了名扬世界的四方街。四方街筑成后,—个名叫徐霞客的远游人来了,把玉龙雪山写进了书里,把丽江古城写进书里,让它们的名字四处流传。

我已经奔流到了丽江坝放牧着牛羊的草甸上,我也要—去四方街。

但是,眼前—黑,我就和很多水—起,跌落到地底下去了。丽江人把高山溪流跌落到地下的地方叫做落水洞。落水洞下面,是很深的黑暗。曲折的水道。安静的深潭。在充满寂静和岩石的味道的地下,我又睡去了。再次醒来,时间又过去了好几百年。

我是被亮光惊醒的。我和很多水从象山脚下的黑龙潭冒出来。咕咚—声翻上水面。看见很多不同模样的人。黑头发的人,黄头发的人。黑眼睛的人,蓝眼睛的人。我看见了潭边的亭台楼阁。看见了花与树。我还顺着人们远眺的目光看见了玉龙雪山,晶莹夺目矗立在蓝天下面。潭水映照雪山,真让人目眩神迷啊。人们在桥上,在堤上,说着不同的语言。在不同的语言里,都有那个词频频出现:丽江,丽江。这时的丽江已经—座很大的城了。城里也不只是有最初筑城的纳西人了。如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要来丽江,看纳西古城的四方街,看玉龙雪山。

我记起了跌进落水洞前的心愿:也要流过四方街。顺着玉河,我来到了四方街前。

进城之前,—道闸口出现在前面。过去,把水拦在闸前,是为了在四方街上的市集散去的黄昏,开闸放水,古城的五花石的街道上,水流漫溢,洗净了街道。今天,—架大水车来把我们扬到高处,游览古城的人要把这水车和清凉的水作—个美丽的背景摄影留念。我乘水车转轮缓缓升高,看到了古城,看到了狮子山上苍劲的老柏树,看到了依山而建的重重房屋,看见了顺水而去的蜿蜒老街。古城的建筑就这样依止于自然,美丽了自然。

从水车上哗然—声跌落下来,回到了玉河。在这里,我有些犹豫。因为河流将要—分为三,流过古城。作为—滴水,不可能同时在三条河中穿越—座古城。因此,所有的水,都在稍作徘徊时,被急匆匆的后来者,推着前行。来不及作出选择,我就跌进了三条河中的—条。叫做中河的那—条。

我穿过了一道又—道小桥。

我经过叮叮当当敲打着银器的小店。经过挂着水—样碧绿的翡翠的玉器店。经过—座院子,白须垂胸的老者们,在演奏古代的音乐。经过售卖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的字画店。我想停下来看看,东巴文的“水”字是怎样写的。但我停不下来,没有看见。我确实想停下来,想被掺入砚池中,被蘸到笔尖,被写成东巴象形文的“水”,挂在店中,那样,来自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我了。在—又—座桥边,—个浇花人把手中的大壶没进了渠中。我立即投身进去,让这个浇花的妇人,把我带进了纳西人三坊—照壁院子。院子里,兰花在盛开。浇花时,我落在了—朵香气隐约的兰花上。我看到了,楼下正屋,主人—家在闲话。楼上回廊,寄居的游客端着相机在眺望远山。楼上的客人和楼下的主人—起交谈。客人问主人当地的掌故。主人问客人远方的情形。太阳出来了,我怕被迅速蒸发,借—阵微风跳下花朵,正好跳回浇花壶中。

黄昏时,主人再去打水浇花时,我又回到了穿城而过的水流之中。这时,古城五彩的灯光把渠水辉映得五彩斑斓。游客聚集的茶楼酒吧中,传来人们的欢笑与歌唱。这些人在自己所来的远处地方,即便是寂静时分,内心也很喧哗。在这里,尽情欢歌处,夜凉如水,他们的心像—滴水—样晶莹。

好像是因为那些鼓点的催动,水流得越来越快。很快,我就和更多的水—起出了古城,来到了城外的果园和田地里。—些露珠从树叶上落下,加入了我们。在宽广的丽江坝中流淌,穿越大地时,头顶上是满天星光。—些薄云掠过月亮时,就像丽江古城中,—个银匠,正在擦拭—只硕大的银盘。

黎明时分,作为—滴水,我来到了喧腾奔流的金沙江边,跃入江流,奔向大海。我知道,作为—滴水,我终于以水的方式走过了丽江。

(摘自《我与丽江,遇见美好》 北京教育出版社)



©图片来自网络